

都有的孤独、无助和痛苦。

我想起很多年以前，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有过的无边无际的迷茫，以及迷茫带来的痛苦。

迷茫，是因为思索；痛苦，是要寻找答案。当生命衰老到拒绝思索的时候，麻木的灵魂或许会离开痛苦。但是，生命衰老灵魂麻木，那不是更惨的悲剧吗？

我忽然发现，画，原来也可以思索。

2008年5月16日



我看管齐骏古典戏曲人物画

画/管齐骏 文/王小鹰

在不晓得画家是谁，不了解画家个人经历和背景的状态下欣赏画家的作品，是一种直觉的单纯的审美经历，也会意外获得从官感到精神独特



的真切的享受。我有幸有了这样一次审美的享受。

第一眼看到这幅在布面上用油画材料画出的中国古典戏曲人物，真有种“原来吒紫嫣红开遍”的惊喜。画面绚烂至极，色彩叠加块面凹凸之间似闻急管繁弦，二黄西皮潺潺流淌。

走近了细细欣赏，却能体会到绚烂背后的幽深与博大，浓郁的国粹情结与前卫的现代艺术手法嫁接的天衣无缝，融汇出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精神。

中国画中画戏曲人物的不乏佼佼者，布画油画的戏曲人物是头一次看到。之所以能如此抢人眼球，我以为出奇制胜的有三处：

其一，以西洋画的写实功力描绘古典戏曲的写意精神，愈是距离远的东西碰撞时便迸溅出别样璀璨的火花。

其二，材料工具均是西洋画的，却创造出了中国画特有的韵味。油画颜料在布面上竟也有了水墨晕染的效果。

其三，借古典戏曲人物为载体，传达的却是画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和评判。

我反复推测这画中着典型戏曲服装的男男女女是哪一出戏中的人物？搜尽自己看过的戏谱，却没有一出完全对的上号的。霎那间便了悟，原来画家在画他自己心里的故事。这莫非就是绘画的至高境界？就如郑板桥画竹语录

中所说，“其实胸中之竹，并不是眼中之竹，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”

不必追根究底，只要有审美的愉悦，便是价值所在了。

后来，我才晓得这幅画的作者名叫管齐骏。

2008.6.15

一双中国人的眼睛

画/吕吉人 文/王周生

阳光和煦。

两位阿婆拄着拐杖，一个坐一个站，在石库门前聊天，聊得那样投入。梧桐树的叶子是绿色的，树干和石头墙壁是灰白色的，楼上打开的半扇窗外晾的上衣是粉色的，斑驳的木质门是赭色的，门楼上方两边的墙头是枫树红色的风和日丽，色彩丰富而温馨。

第一眼我就被吕吉人这幅《老屋故事》国画所吸引。我驻足，凝视。是国画吗？但却有着油画的光彩。上海百姓寻常的生活场景，栩栩如生地被映现。我不是石库门的孩子，可是这情景是那么熟悉。仿佛是我儿时



好友的家。我曾经无数次进出这扇门，在客堂间的八仙桌上和她一起做功课，在天井里跳橡皮筋。我亲热地称呼好友的妈妈为“姆妈”，我吃过“姆妈”煮的香喷喷的饭菜，睡过亭子间干干净净的小床，这几十年前的一幕幕，尽在眼前。

身穿淡灰色衬衫黑色马甲的阿婆，像是我好友的母亲。几十年前美丽端庄的她，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阿婆，她微微弯曲着身子，倾听邻家阿婆的述说。她们在谈什么呢？孙女长高了，儿子忙得要命，总之，家长里短，儿女情长。一个背着包的年轻人，穿过马路，走上街沿，朝石库门走去。那是邻家的儿子，正下班回家。那扇关着的门里，更是一番景象。可以想见，厅堂后面狭窄的楼梯上，是女人忙碌的身影；甬道尽头光线暗淡的厨房里，飘出阵阵菜香，召唤出门在外的人归来。

这世俗的暖意，就像这画面的光，格外亲切。

《老屋故事》让我对画家充满兴趣。青少年时代，他师从国画造诣很深的贺天健先生，打下了传统绘画的基础；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，使他接受了全面正规的美术训练；改革开放之后，他赴美国纽约，开始接触西方现代绘画艺术。这些经历，让他亲身感受和体验了中、西两种不同绘画艺术的美妙，他开始探索自己的路。虽然中西绘画体系各异，可是有路桥相通，这路桥，就是审美理念和表现技法。他充分利用宽松的美国艺术环境，用毛笔、宣纸作画，在传统工笔重彩的基础上，汲取西方绘画中造型和色彩的特色，创出一条风格独特的艺术新路，丰富和拓展自身的艺术表现力，也给传统国画的革新带来了新的生机。在把传统的工笔重彩传入西方画坛的同时，他又把西方绘画的一些观念和技巧融入中国画中。他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美国美术家同盟最高荣誉——金奖的中国画家。